

我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

■王雁翔 朱乾坤

军营新传

非虚构的时鲜故事

第一次见面，程纤就有了在军营的木棉树下穿上婚纱的冲动。

看着接程纤的车子从视野里消失，突击车二连连长宁黎明心头一热，泪水模糊了双眼……

他原以为经历过无数的离别与相聚，早就磨得收放自如，没想到此刻一种无言的情愫还是袭上心来。

宁黎明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程纤的。26岁的程纤是湖北姑娘，大学毕业独自闯深圳创业，兜兜转转几年，找到一份心仪且薪酬不错的工作。

初次约会，宁黎明把地点放在了营区。朋友笑他老土，不懂时尚，建议他选一个有浪漫情调的咖啡馆见面。宁黎明笑了笑，没吱声。那时，改革已箭在弦上，一声令下，箭簇就会呼啸而出。

春天的早晨，空气里散发浓浓的花香。程纤远远看到一身迷彩服的宁黎明站立着，像在思考什么。身后木棉树上的花恣意怒放，像一棵燃烧的烈焰。英雄花与军人，程纤心里“嗡”的一声，像手指在琴键上轻轻触了一下。

程纤第一次见宁黎明有些害羞，她没想到，宁黎明会直奔主题：“我喜欢你，但你要想好，认真严肃地想，嫁给军人很辛苦，会比一般人付出得多，花前月下时候很少。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危难时刻别人可以撤退，军人必须向前，即便前面是刀山，是火海……”程纤莞尔一笑：“我晓得呢，以后你去哪我就跟到哪，或者为你亮一盏回家的灯。”

话一出口，她的脸倏地又红了。似乎觉得，即使一见钟情，也该有女子的矜持。

后来，那一树火红的木棉与宁黎明的身影，像电影里的特写镜头，总是不停地在她的脑海里交替闪现。

浪漫刚打开第一页，考验就不期而至。宁黎明所在的“穿插英雄营”接到调整命令，搬离老营区，两天内完成移防任务。

宁黎明迟迟无法开口，他打算等搬到新营区，稍稍安定了，再找机会告诉程纤。正在此时，父亲突然病倒，腋下拳头大的肿瘤急需手术。这个节骨眼上，他是连队主官，怎么好请假？

思忖再三，宁黎明咬着牙拨通了程纤的电话。那边沉默片刻，传来温暖的声音：“看来咱们的婚期也要推迟了。没事，咱爸身体要紧，你注意身体，我马上过去。”

程纤请不了长假，年假早休完了，焦急无奈下，只好辞了工作。走出单位大楼，站在明晃晃的太阳下，她忽然心里空落落的。今后，一切又将从零开始。

年初，宁黎明所在营第二次搬迁又接踵而至。没想到，这次移防地更偏远。

程纤辗转难眠，在特区安家的梦想像空中楼阁，轰然倒塌。宁黎明离自己越来越远，你可以给组织上讲讲家里的实际困难，申请岗位编余，在老营区熬

两年，实在不行就转业……程纤苦苦想了几天，决定在第二次搬迁前去一趟连队，说服宁黎明留下来。

在“穿插英雄营”牌匾和战旗下，宁黎明正站在队伍前，带着全连官兵宣誓动员：“我们是英雄一营，服从命令，赤胆忠诚……”官兵铿锵的声浪震耳欲聋，眼前的场景已是勇士出征的阵势，一声令下，部队就登车出发了。

程纤远远地立在树荫下，痴痴地望着烈日下整装待发的队伍，心里热流直往上涌。

面对面跟宁黎明说话时，已近10点，她感觉列队待发的全连官兵目光都齐刷刷地望着她。她把在心里想了好几天的话又咽回肚里，忍住泪水说：“你放心吧，家里有我……”看着面容憔悴的程纤，宁黎明一时不知该说什么，他一把将程纤抱住，紧紧地拥在怀里。

从此，电话成了他俩的感情纽带，不管多忙，每天晚饭后，宁黎明都会记着打一个电话，有时，听到程纤在电话那头“咯咯”地笑，他觉得一天的劳累也消散了。

程纤想在木棉树下穿婚纱的梦想落空了，这个秘密她一直藏在心里。她不想为自己的一份浪漫让宁黎明的父亲留下遗憾。今年4月，宁黎明请了10天假，在湖南老家，与程纤匆匆举行了简朴的婚礼。

程纤很想去丈夫第二次搬迁的营区看看，但宁黎明一直不肯，说等收拾好了再来接她。

这天，程纤等不及了，决定去看看宁黎明。她先坐长途大巴，在一个小镇上下了车。然后，一个人拖着行李箱，顶着三十七摄氏度的高温徒步往部队驻地走。

看到她，正在烈日下带着战士训练的宁黎明笑呵呵地跑过来，迷彩服被汗湿得能拧出水，裤子沾满泥水。看着眼前的丈夫，程纤的眼里噙满了泪水。

傍晚，宁黎明把程纤带到营区一棵胳膊粗的木棉树下，轻声说：“这是我和战士们新栽下的第一棵树，明年春天，你就能看到我栽的木棉花了。”

程纤的心里“嗡”一声，涌起深深的愧疚。她柔声对宁黎明说：“我给你朗诵一首我最喜欢的诗：

……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，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。根，紧握在地下；叶，相触在云里。每一阵风过，我们都互相致意，……

我们分担寒潮、风雷、霹雳；我们共享雾霭、流岚、虹霓。仿佛永远分离，却又终身相依。……

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，也爱你坚持的位置，足下的土地。”

程纤的朗诵，像私语，像清泉，在宁黎明的耳边潺潺流淌。他转过脸，对眼含深情的程纤说：“舒婷的《致橡树》，我也喜欢！”

她说：“嗯，这是我们热爱的土地！”

大笑，张班长向扎西老人致谢后，请他回去好好休息。

“不，不，我还有很重要的工作没做完呢。”扎西老人顽童似的向薛作者挤挤眼睛，转身上了渡船。

整整一个下午，扎西老人都在跟过往的牧民悄声说着什么。就见摆渡过来的人，都在河畔歇下生火做饭。饭后，几十个男女牧民燃起篝火，把新郎张班长和他的新娘围在当中。

在一个藏族姑娘的引领下，所有人都手牵着手，围成一圈，欢快地跳起锅庄，一边歌舞一边向两个新人敬献哈达和青稞酒。

月光之下浸满了欢声笑语，这热烈的场景把薛作者看呆了。只见扎西老人上前跟新娘说了句话，突然兴奋不已地跑到薛作者跟前：“不单调，我们这儿不单调！是新娘说的，本部拉，你听见了吗？哈哈哈……”

扎西老人满脸通红，像喝醉了似的晃了晃身子，甩着一只藏袖，哼唱着藏族情歌前走去——

河水啊，清清的河水，你是流在我心中的一条花溪，你的水味像美酒一般，刚尝了几口我就怡然沉醉。

……薛作者看见，走在高岗上的扎西老人身披月光，他和那群舞蹈着的人们仿佛走在月亮之上，而那轮月亮与夜空中飘扬的国旗交相辉映，梦幻般滴着吉祥的光。

薛作者看见，走在高岗上的扎西老人身披月光，他和那群舞蹈着的人们仿佛走在月亮之上，而那轮月亮与夜空中飘扬的国旗交相辉映，梦幻般滴着吉祥的光。

薛作者看见，走在高岗上的扎西老人身披月光，他和那群舞蹈着的人们仿佛走在月亮之上，而那轮月亮与夜空中飘扬的国旗交相辉映，梦幻般滴着吉祥的光。

插图 朱凡

足音

■曹慧民

脚踏着祖国的大地，我们总能清晰地倾听到时代迈进的足音，哪怕那个声音远去，像浓烈的色彩变得斑驳。

69载，仿佛就在昨天。这个庄严的时刻，我们只能以诗当歌，从心底咏叹我们伟大的祖国。她曾经饱受苦难，“风吹过，雨打过，铁路踏踏过；火烧过，刀砍过，列强分割过”，而如今，她走过长夜，走过坎坷，走过风雨，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。

当一个歌者多么幸福！如同诗人说：“当年我拥有一支芦笛，拿法国元帅的手杖我也不换。”

歌手为什么歌唱母亲？这是一个普通不能再普通的问题。你可以用一语道破，而我说，不妨到我们这三个故事里游历：木棉树下，爱的誓言；泥谷中，追赶信念的脚板；边关，月光与国旗辉映的守望。他们不仅仅歌唱着，还像自己歌唱的那样生活、奋斗、追寻。

“假如我的诗咸涩，因为我是大海海水深沉，我的诗也深沉假如我的诗火热，因为我是阳光阳光五彩缤纷，我的诗也五彩缤纷

我的诗也变幻，因为我是云涛涛嘶鸣，我的诗也嘶嘶鸣……”

今天，我们当一个诗人，看到一行脚印就能听到一串响彻云天的足音。那是英雄的人民迈进的节拍，那是脚步对道路的无比自信。

远方就是眼前，未来就在足下！

插图 朱凡

大地的回响

■班琳丽

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某省会红船展馆，纪念建国69周年美术展在国庆节向市民正式开放。一幅巨制油画，被安置在大厅正中央。清晨，一道光芒从高高的窗口涌入，打在斑驳的画面上，让色彩顷刻间燃烧起来。

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这里，用惊奇的目光长久地端视，为之感动、震撼。

这幅题为《见证》的油画，画面用色极为单纯，仅用了铅灰和土黄两种色彩。构图也极为简洁，四周天空浓重的铅灰色背景，烘托着中间两片土黄色难以判明何物的静物。

看得出，画家以一种极不寻常的庄严感，把静物的土黄色画得极为刺目，灰黄色调呈现出来的强烈效果，与简约和充满张力的构图，形成一种坚定而激昂的气场，使得画面充满一股直抵人心的力量。

这时，一位眉宇间透着英气的女军人推着一位老人来到现场。轮椅上的老人，满头银发，腰板挺直，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，胸前佩戴着几枚闪闪发光的徽章。

他们径直来到画前，女军人蹲下身，指着画面说着什么。有一刻，老人激动地想要站起来，嘴角不由自主地抽动着。

几个大学生模样的青年热烈地讨论着，戴眼镜的高个男孩凑上前问：“您就是这幅画的作者吧？”

女军人微笑着点点头：“是的。”人们即刻围了上来，背画夹的女孩说：“我们讨论了半天，这幅画有很深的寓意，可又说不出是什么。”

女军人笑着说：“你告诉我，你们都看到了什么？其实，你们看到了什么就是什么。”

红船展馆馆长不知何时来到人群中间，向大家热情介绍：“李淮海同志，这幅画的作者。这位是淮海同志的父亲，当然，他才是这幅作品背后故事的主角。”

轮椅又缓缓靠近画前，这个支前模范，火线上英勇参军，一生被身体多处弹片折磨的老人，浑浊的双眼又一次迷蒙了……

70年前，淮海战役打到豫东，那一年李世俊20岁。新婚第二天，他就跟着支前队伍离开了家。

李世俊高大壮实，在执行任务时，常常表现出超凡的力量和担当。一次连夜运送军粮，从出发地到目的地来回近200里路，雪越下越大。他们傍晚空身出发，半夜里接到任务，每人肩扛50斤重的粮袋往回赶。后半夜，结了冰的路更滑，他们又冷又饿，仍拼命大步向前。途中，同村的铁虎摔倒，脚肿成个大馒头，站都站不起来了。李世俊从他肩上接过粮袋，一个人扛着两袋粮就往回赶。天亮前，他们提前到达送粮点。负责接收的干部清点粮袋，无一袋丢失，再清点人数，傻眼了，少了一个人。

后来，人们找到了冻僵的铁虎。李世俊流着泪把铁虎背回了村，他暗下决心，要帮铁虎把未走完的支前路走完。

冰天雪地，支前民工都把脚上的鞋子视为命根子。李世俊穿着的新棉鞋，是新婚妻子特意为他赶做的，遇到太泥泞的路，他索性脱了鞋，光着脚跑上一阵。

战斗进入最激烈的时候，李世俊被派去参加火线担架队。担架队从前线撤下来，刚跑到一处开阔地，一发炮弹突然在他身边爆炸。等他醒过来，发现只剩下他和担架上的小战士。他艰难地爬起来，再看那个受伤的小战士还活着，激动得又哭又笑，背起伤员又往回追赶队伍了。

天快亮时，李世俊把小战士送到了救护所。临别，看到小战士的鞋磨着脚趾头，他犹豫了一下，便把脚上的新棉鞋脱下来给小战士换上。

接下来的一个多月，李世俊穿着这双破了口的鞋，每天随运粮队、担架队、小车队、挑子队，一次次奔走在冰天雪地

的中原大地，在战地与后方之间，运送军粮、军鞋、弹药，接送转移伤员。

一个雪夜，李世俊倒在了支前路。乡亲们把他抬回村里，发现他的一双脚早和鞋子粘在了一起。等用剪刀小心地剪开，十个脚趾已经冻伤坏死……

李淮海动情地讲述：“父亲90岁生日那天，我为他洗脚。当捧起这双奶奶戏称的‘丑脚’时，我感觉像郑重地捧着父亲的勋章。”

“是啊！这是那代人留给我们永不磨灭的‘见证’。”馆长接过话茬说，“当年民工支前是淮海战役中最动人心魄的一幕。陈毅元帅曾说，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。人民才是决战真正的优势。我们馆藏的资料显示，难以判明何物的静物。看得出，画家以一种极不寻常的庄严感，把静物的土黄色画得极为刺目，灰黄色调呈现出来的强烈效果，与简约和充满张力的构图，形成一种坚定而激昂的气场，使得画面充满一股直抵人心的力量。

这时，一位眉宇间透着英气的女军人推着一位老人来到现场。轮椅上的老人，满头银发，腰板挺直，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，胸前佩戴着几枚闪闪发光的徽章。

他们径直来到画前，女军人蹲下身，指着画面说着什么。有一刻，老人激动地想要站起来，嘴角不由自主地抽动着。

几个大学生模样的青年热烈地讨论着，戴眼镜的高个男孩凑上前问：“您就是这幅画的作者吧？”

女军人微笑着点点头：“是的。”人们即刻围了上来，背画夹的女孩说：“我们讨论了半天，这幅画有很深的寓意，可又说不出是什么。”

女军人笑着说：“你告诉我，你们都看到了什么？其实，你们看到了什么就是什么。”

红船展馆馆长不知何时来到人群中间，向大家热情介绍：“李淮海同志，这幅画的作者。这位是淮海同志的父亲，当然，他才是这幅作品背后故事的主角。”

轮椅又缓缓靠近画前，这个支前模范，火线上英勇参军，一生被身体多处弹片折磨的老人，浑浊的双眼又一次迷蒙了……

70年前，淮海战役打到豫东，那一年李世俊20岁。新婚第二天，他就跟着支前队伍离开了家。

李世俊高大壮实，在执行任务时，常常表现出超凡的力量和担当。一次连夜运送军粮，从出发地到目的地来回近200里路，雪越下越大。他们傍晚空身出发，半夜里接到任务，每人肩扛50斤重的粮袋往回赶。后半夜，结了冰的路更滑，他们又冷又饿，仍拼命大步向前。途中，同村的铁虎摔倒，脚肿成个大馒头，站都站不起来了。李世俊从他肩上接过粮袋，一个人扛着两袋粮就往回赶。天亮前，他们提前到达送粮点。负责接收的干部清点粮袋，无一袋丢失，再清点人数，傻眼了，少了一个人。

后来，人们找到了冻僵的铁虎。李世俊流着泪把铁虎背回了村，他暗下决心，要帮铁虎把未走完的支前路走完。

冰天雪地，支前民工都把脚上的鞋子视为命根子。李世俊穿着的新棉鞋，是新婚妻子特意为他赶做的，遇到太泥泞的路，他索性脱了鞋，光着脚跑上一阵。

战斗进入最激烈的时候，李世俊被派去参加火线担架队。担架队从前线撤下来，刚跑到一处开阔地，一发炮弹突然在他身边爆炸。等他醒过来，发现只剩下他和担架上的小战士。他艰难地爬起来，再看那个受伤的小战士还活着，激动得又哭又笑，背起伤员又往回追赶队伍了。

天快亮时，李世俊把小战士送到了救护所。临别，看到小战士的鞋磨着脚趾头，他犹豫了一下，便把脚上的新棉鞋脱下来给小战士换上。

接下来的一个多月，李世俊穿着这双破了口的鞋，每天随运粮队、担架队、小车队、挑子队，一次次奔走在冰天雪地

插图 朱凡



故事兵阵

长征

第4320期

月亮之上

■薛晓康



调。”薛作者解释说。

“单调？我咋不觉得？要看文艺演出那还不容易，我哪天都可以让她们看到。”扎西老人站起来，大喝一口酒，“你以为我吹牛？我明天就可以让你看到。不信我们打赌？”

“我信我信。”薛作者拍着扎西老人的肩，拉他坐下。“我别的意思，就想说这儿生活太艰苦了，好多姑娘也接受不了两地分居。”

“这个我懂，夫妻两地分居不好，大大的不好，可总得有人过这生活吧？”扎西老人从布袋里拿出几块风干牛肉，“你尝尝，慢慢就吃习惯了。”

“我在西藏边防防了这么多年，这东西我早吃习惯了。”薛作者嚼风干牛肉的动静很夸张。

扎西老人笑着说：“夫妻两地分居久了，也会习惯的。再说，如果没有解放军守卫，月亮也不会这么圆呀！”

薛作者抬头看看天上的明月，静静地听扎西老人讲他爷爷当年抗击英军的往事：“……城堡上的弹药库被黄毛鬼子打着了，火光把天都映红。弹尽粮绝的藏兵就用石块打，拔刀和敌人拼杀。负了重伤的藏兵宁死不投降，一个接一个跳下悬崖……夜晚，我那断了一条胳膊的爷爷从死人堆里爬出来，跪在地上呆呆地望着月亮……”他后来告诉我阿爸，连着好多天，月亮都在滴血……唉，如果那时候我们有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战士，那黄毛鬼子哪敢来，来了就统统消灭！”

扎西老人望着月亮，眼里蓄满泪光。

翌日中午，张班长和他的未婚妻在对岸出现。扎西老人撵把两个新人接过来，薛作者急不可耐地迎上前去采访：“请问张班长，你是怎样跟这位姑娘好上的？”

张班长光笑，扎西老人抚着胡须也

名家讲述

生活远比小说神奇

马泉河天空最后一抹晚霞，被扎西老人用木篙一点一点卸下来。

之后，他又用木篙把一轮明月，一篙一篙地挑在半空。他喘着粗气，把小木船拴在岸边的木桩上，然后在了一块铺了藏式坐垫的石板上盘腿坐下，往两个大土碗里倒满青稞酒，招呼薛作者：“本部拉（首长），来，喝几口暖暖身子。看来我们还要再等一阵子。”

扎西老人要等的人叫张德林，是前面边防哨所渡河班的班长。这个渡河班应该是全军最小的班了，只有一个人，还是编外的。多年来，这个边防哨所出入的道路之间，一直被这条季节河隔着，除了河水封冻的冬季，兵和过往的牧民都靠着渡河班的小船来回摆渡。

家住附近的扎西老人很早就成为自愿陪伴渡河班的人，这一陪，就陪了40多年，从一个英俊青年，变成了一个脸上布满核桃皮的老人。但他并没歇息，一如既往地来这儿帮忙摆渡，还当起藏语翻译。

今天是张班长去军分区接未婚妻的日子，扎西老人执意要在河边迎接，他对薛作者说：“这里的兵一般都只待两年就走了，这个张班长在这儿待了好几年了。你回家找女朋友，找一个吹一个，这总算有个姑娘愿意嫁给他了，哈哈！”

“这可以理解，这儿的生活太单